

別了那羅！

日明

是偶然的闖入，我發現了這一片遠離紅塵的高原。四圍高聳的山脈，連綿不斷，像矗立雲霄的翡翠屏風，團團圍住這個肥沃的山谷盆地。滿谷濃蔭密綴，萬卉爭妍，阡陌層層，清溪潺潺，配上悅耳的天籟，這那羅高原，彷彿是世外桃源安樂鄉，我深深地愛上了它，一呆便呆了兩年。

我驚喜於那迂迴曲折的山徑，在峯迴路轉，疑是山窮水盡處，不料豁然開朗，又是一番潤谷洞天。真是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那時的心情，任你多憂鬱，也隨着豁然開朗了。那羅這高原，儘多的是兩峯夾持下的山坳、澗谷、梯田、堆堆疊疊，峯外有峯，谷外有谷，像迷宮一樣，叫人探索，令人撲朔。

荒漠甘泉上說：「在山頂上，露珠何等光明美麗，空氣多麼清潔新鮮，居民何其幽逸清高，他們一推窗，就可望見新耶路撒冷。」是的，高原的生活，使人渾忘塵世，心境超越，容易接近神。信心的眼，可以仰望到神的城新耶路撒冷。

在那羅，我就喜歡起個絕早，踏着光明的朝露，吸着清潔的空氣，滿山野漫步，迎接山坳間的旭日朝曦。我的心變得超逸了，清晨的山間是何等莊嚴美麗

，我的信心充滿對造物主的讚美。夕陽西沉的山間，天幕一片絳色，山容漸深，暮色像一張黑網，紆紆地罩上山谷。造物主的巨筆，在網上逐漸加濃墨色，別是一番「夕陽無限好」的莊嚴古調。

山容在四季遞遷，風雨晦明的變化下改色着。春季山色如黛，是嬌嫩的少女姿容，滿了青春的氣息。夏季裏的青山，綠意盎然，是豐滿盛裝的少婦。秋冬時的蒼山，是一副肅殺的飽經世故的暮年壯士氣概。數說着「風蕭蕭馬易水寒」的蒼涼故事。暴風雨中的羣山，是堅強不屈的一排鬪士，那份黯然的山色天容，又使我油然憶起咆哮山壯可怖的電影鏡頭。霧裏遠山，令人興「山在虛無缥缈間」的詩情畫意，雲霧開闔中的山峯，又像神秘的面紗女郎，在夜之街頭賣弄風情。雨中山色，蒼翠欲滴，明淨光潔，是出浴的嬌女。

山色天光高遠秀麗，加上滿目葱籠，盈耳天籟，會開啓了我胸中的塊壘，使我乾涸的靈泉中，也滴下了一甸一章。寧靜和曠爽，培養了我讀書和思索的靈思。那羅之著的粉蝶和幽蘭，使我懂得了生活的藝術。

惜別歌舞會曲終人散時，我帶着淚眼，隨着惜別的下弦月，匆匆上途，我不敢多事留戀，因我留戀的太多了。乘着夜闌，讓我悄悄地走吧！我不忍無數淚眼相送，我急急地下山，要趕上最後一班的夜客車。別了，可愛的那羅——願你無恙。我對山村瞥了臨別依戀的一眼，心頭空空得利害，我發覺失落了什麼。

編者按：也許讀者諸君對「那羅」這個地名相當陌生，這是僻處在新竹縣尖石鄉深山的一個小村落，從新竹乘一點鐘汽車到了尖石鄉後，汽車還要再爬兩小時的山路始能抵達，該地是郭宗太學長所主持的中煤公司屬下的礦山之一，雖然工人是以廿世紀的新技術在採煤，可是住民却是過着原始生活的山胞，我們感謝本文作者晶學嫂為我們介紹了這塊世外桃源，使生活在十丈紅塵的都市裏的人們聞到了清新的氣息，更惆悵這羣山地孩童失去了一位良師，但願他（她）們永遠樸實快樂。

我把庸俗的頭腦轉向到探蝶養蘭上。爬山運動鍛煉了我的軀軀，在山頂的竹林間枝葉蔽天，彷彿天色漸昏，闐無人聲，但聞風聲颯颯。我便會吟起古人的詩句：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在山風松濤裏，爬上雲中山巔縱目山的高聳壯潤，我又不禁憶起：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的詩句。啊！思古之幽情，油然而生。

我愛泰爾爾疾山跑的歌聲舞影，綴滿在山谷，徜徉在溪間。有峯崖島的旖旎情調，有山擺夷的蠱惑誘人，叫你沉醉，叫你留戀忘返。泰爾爾族少年少女的戀情像一把火，熔熔地照亮在山谷，使寂寞的山鄉，憑添了灼熱和羅曼蒂克的感覺。

我更愛那一批土頭土腦，髒兮兮但却有洋娃兒眉眼的小傻瓜——我的學生們，他們的憨態可掬，野性蓬勃，却拘謹得可笑，自卑得可憐，忠厚得可愛。他們以赤子之心獻給了我，給我以無比的溫暖。

那袖珍的學校宛如一個大家庭，同事們有如手足，他們也給了我可貴的友誼，使我有如歸故鄉的舒適。我和他們共同研究教育的方針，一起探討人生的真諦。覺得生活充實進步、樸實、和諧。

兩年來我徜徉在山隈水涯，風光如畫的那羅村，聽着不輟的弦歌，我早已怡然自得「此間樂不思蜀」了。然而我的生活的環節，忽起扭動，我不得不背起行囊，再去探索我人生征程的又一站。

封面說明

台北松山機場歡迎嘉賓潘誕普學姐返國的行
列自右至左

王章清 殷顯五 陳 幸 陳學嫂 潘誕普
殷學嫂 李叔猶 王作掙